

## 《花踪》文学奖的得奖作品之析论

孙彦庄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孙彦彬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 内容摘要：

马来西亚的报告文学创作发展滞慢，主要原因乃问耕者少，只靠寥寥数位执着于新闻工作者在努力耕耘。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对报告文学的书写已开始发展。《花踪》文学奖的甄选奖除了小说、散文、诗歌、也设有报告文学奖，此举带动了很多作者进行报告文学精品创作。本文以首10年的《花踪》报告文学奖得奖作品为例，旨在探讨作家以其高视角多层次全方位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可供查阅和借鉴的史志性资料，极大地加深了某一行业领域、某一历史时期的人文底蕴。自1990年至2000年花踪文学奖共收录了12篇优秀报告文学，其中包括对原住民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对自然环保的观察、对华教生存问题的担忧，对腐败政治现象的深刻揭露与批判等理性内涵。这显示了马来西亚社会的现实不仅直接成为报告文学反映的具体物件，而且由特定时代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存在及其内在关联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生态，直接影响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观照与评说。

**关键词：**

马华文学，报告文学，花踪文学奖

## 前言

《花踪》<sup>1</sup>文学奖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集团设立，是大马有史以来第1次由报社独立承办的文学奖，两年举办一次。此文学奖的奖金丰厚，是国内总奖金额最高的华文文学奖，更是海外作家接触马华文学最贴近的平台。《花踪》文学奖的宗旨是开拓国际视野，提升文学风气，传承文化薪火。从1990年创办至今，《花踪》不但获得了文学爱好者的大力支持，也备受国内外知名学者及作家肯定其在推动马华文学的积极和作用。星洲日报总编辑刘鉴铨说“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恐怕还没有一个文学奖能像花踪文学奖这样得到华社广泛的支援”。

比起其他文类，大马的报告文学创作发展滞慢，主要原因乃问耕者少，只靠寥寥数位执着于新闻工作者在努力耕耘。《花踪》文学奖的甄选奖除了小说、散文、诗歌、也设有报告文学奖，此举带动了很多作者进行报告文学精品创作。由于马华报告文学的景象研究现状还基本停留在一个低水准的层次，相关的论文乏善可陈，报告文学当中多层次的人文关怀价值意蕴，都得不到真正的体现。因此，本文以首

---

<sup>1</sup> 有关花踪的详情，请参阅林春美〈如何塑造奥斯卡：马华文学与花踪〉，《人文杂志》，第二十四期，页74-83。

10年的《花踪》报告文学奖得奖作品为例，旨在探讨作家以其高视角多层次全方位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可供查阅和借鉴的史志性资料，极大地加深了某一行业领域、某一历史时期的人文底蕴。其中包括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追问、对未来的预见、对人的尊重、对自然环保的观察、对非人道现象及丑恶腐败现象的深刻揭露与批判等理性内涵。

报告文学是以非虚构为规则，以社会关怀为主旨，以现实生活为主要报告对象的兼具新闻性、文学性和思辨色彩的一种边缘性文体。马来西亚社会的现实不仅直接成为报告文学反映的具体物件，而且由特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存在及其内在关联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生态，直接影响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观照与评说。

在这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确认中，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报告文学作为知识份子向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作家须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必须具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如马役军所指出的，“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总坐在家里是写不出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相默契的作品的，更别说会震动读者，影响社会了。你必须沉下去，把自己‘沉淀’到丰富的社会生活之中去，与生活与时代的‘海洋’融汇在一起，才能真正地瞭解生活的真谛，才能真实地

再现社会生活”<sup>2</sup>。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选择报告文学也就相应地选择了责任与使命。其二，面对丰富复杂的物件世界，作家拥有从事精神劳动所必需的自主权，以“我”的方式去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简言之，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是一个兼具社会性与自我性的本我。自我与社会在这里成为一个相生的有机组合。

这十年的报告文学得奖作品，以人文关怀为主，尤其是有关大马的事件。

### 一、原住民课题

马来西亚原住民的课题，是这几届得奖作品的关怀重点。其中包括1990第一届的首奖：李振源“蜕变——在盛祭中的投影”，1996年第四届两篇佳作奖：刘明珍的“穷乡僻壤走一回”和林艾霖的“同条藤上的苦瓜”。原住民族群，不论是在东西方社会，都一直处于相当弱势的位置，饱受其他族群所投予的不平等与歧视的眼光。而原住民之所以会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血统具有严重的自卑感，乃是因为当他们在与其他族群接触的过程中，总是被低估、受轻视，被别人投以异样甚至是睥睨的眼光，以嘲讽式的、歧视性的卑劣辞彙

---

<sup>2</sup> 马役军，〈永远不离脚下的这片土地〉，《文学报》，1992年5月30日。

冠之。身处劣势的原住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与彷徨，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对此，马华报告文学作家以客观的笔调展现了原住民在现实社会中所遭遇的困顿、迷茫，真实地反映了原住民在社会变迁中的现实处境。

李振源的“蜕变——在盛祭中的投影”通过描述伊班人传统的祭典仪式及独特的生命礼俗写出伊班人的族群结构、生产方式、文化形态，受着形态的冲击，正在起着变化。通过屋长沙翁这个人物，作者描写老一辈原住民之当下处境。先是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原住民新生代——价值观、行为规范的异化瓦解以及教育理念的冲突。他们对传统的聚族而居方式，集体农耕的生产方式毫无兴趣，宁可跑到城市去去做廉价劳工。此外，作者也写老一辈面对祖先的荣耀消逝，沦为社会边缘人，固有文化被人扭曲。眼看着长屋的架构迟早要坍塌，却无能为力，唯有求助众神而已。张道昉认为作者在营造气氛方面，颇见功力。然而，在形象塑造方面，他提出：“如果有什麼不足的地方，或许就是主要人物沙翁的形象还不够突出。如果在沙翁身上再多加一些笔墨，效果可能会更好”（报告文学决审委员 I）。

刘明珍的“穷乡僻壤走一回”则描写沙巴州顺溪马甘带原住民杜顺人的贫穷与落后。除了介绍一些奇风异俗，作

者以强烈的感情表达原住民的弱势情况。族群之所以弱势颓靡，或因人口数居于劣势、或因生活贫苦、或因教育程度普遍低落。而这种困境是因为原住民不会改变命运，又无法逃避困境。作者透过笔墨表现出他们的宿命以及无力感的生命态度。南方朔认为此文以现场的观察报导为主，作者在选取每一个场景和画面时颇为成熟，虽然文章里有少量的议论，但也是以感性的方式予以表现，因而遂使它具有完整的总体性（报告文学决审委员78）。

林艾霖的“同条藤上的苦瓜”则叙述马泰边境柏隆森林原住民的不幸以妇女为写作重点，凸显受难母亲之意象。传统女性的命运沉浮史在作家的笔下得以展现，让读者感受到了原住民女性原始的生命魅力。此外，作者也描写原住民面对居住问题。其中包括无法获得临时地契（TOL）、无法获得廉价租屋而被逼居住在非法木屋里。此外，也道出居住环境受稀土埋毒及辐射问题的负面影响。显然的，作者是为改变族群的环境与命运而书写此文，祈望原住民重获尊严，以得到社会重视。然而，报告文学必须要有集中点，评审南方朔批评由于对这个问题有太多的素材和认识，写作时又无法割捨，因而整篇文章写来，遂显得无法聚焦。而且许多应当用报导来描写的地方，也经常用自己的评论来代替，原本应当会感动人的也就澹化掉了它的感动（报告文学决审委员79）。

显然的，这三位作者对原住民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与困惑给予了深刻的关注，探讨了在都市中生存的原住民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皆透过作品来表达自身族人应当有个归属能够存活，并呼吁族人觉醒，不要甘于受迫。

## 二、生态环境课题

在这10年中，共有三篇得奖作品展现了当代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话题，即生态环境问题。那是从现代生态学的理念出发，以揭示生态失衡和环境危机为主要内容，着重探讨人与自然的关係，宣导生态与环境保护的报告文学作品。比如2000年得首奖作品，即欧阳文风的“我们要活下去”是最杰出的一篇。

亚洲稀土厂（Asia Rare Earth，简称亚稀厂），于1979年获得政府批准，在霹州红坭山设厂，1982年正式投入生产。自该厂运作后的数年内，红坭山居民先后被检验出血液含铅量超标、患癌症、白血病、脑癌的小孩子特别多，疑因辐射毒害影响，造成该村先天低能儿，孕妇易流产、新生儿夭折率高。为了讨回健康，红坭山村民发动抗争，并起诉亚稀厂生产有毒废料，威胁村民健康。村民最终胜诉，最高法院于1994年1月8日，宣判亚稀厂要永久关闭及停产。（2011-05-12 南洋）

作者运用丰富的资料，叙述有人因辐射事件流产、有人患了血癌、有人坐了牢，也因此法庭上通过法律斗争。但最后法律既然没有为他们解决问题，反而是公司宣布倒闭。从他感性的文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红坭山辐射毒害事件，经过29年的岁月洗礼，依然洗不去居民心中的伤口，阴影犹在。反映出这里面有道德与权力抗辩的历史，也有官僚系统和人性之间挣扎的有力见证。

评审团肯定了作者运用的技巧，其中周维介认为在处理一个很令人激动的题材时，作者给人的感觉是处理和分析很平稳，不会令人觉得煽情和滥情，这是报告文学最主要的一点（报告文学决审委员90）。高信疆则认为作者照顾到问题的始终、问题的原因、问题的背后；所以他提出的也是个世界性的话题，写的是个没有完结的抗争；那是一个怀着最大的热情，在对一个环境事件的一种悲痛、愤怒的悼亡诗篇（报告文学决审委员91）。结构方面，潘正镭则认为这篇文章一气呵成，其文学性也很强（报告文学决审委员90）。

另外两篇是第一届的佳作奖：林艾霖的“青山，总该有个答案”和第三届的佳作奖：吕坚强的“记住，我们要记住这天”。前者揭露原始森林的得以长期保存，部分原因竟出自昔年一群“异议者的武装队伍”，当这个队伍消失了之后，人性的贪婪加上快速的电锯，便开始杀戮大自然。后

者则是以记者的历程记录揭露澹江高原A座公寓倒塌惨剧<sup>3</sup>，期待吸取这个教训的政府、商人、人民，会更重视环境的保护、严刑峻法对付违法的发展商，不让悲剧再度发生。

### 三、华教危机课题

1994年首奖作品，张玉云“凤凰重生——南方之路”是一篇触及马来西亚华人未来教育问题的报告文学。作者从失去的南洋大学到南方学院的成立，叙述了海外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艰苦的求生、兴学、为社会服务和奉献之路，亦是中国文化在海外代代相传之路。南方学院源自于宽柔中学专科部，在硬体建设上，却是一切从零，唯有仰赖群体力量的发挥；当筹款运动展开时，全国各阶层华裔同胞踊跃加入“为南院砌砖”的行列，心手相连，气势壮阔。然则，在成长的背后，仍有说不完的心酸故事。

此篇报告文学所传达的资讯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价值。作者揭示了华人社会办学活动易被政治化的大马社会存在问题，提出利益的观点会为创办此类大学造成各种问题，并把问题融入文章中作出强烈的呼应。潘正镭也赞赏整篇作品提

---

<sup>3</sup> 此惨案在1993年12月11日，下午11时35分发生。马来西亚雪兰莪淡江高原的高峰塔15层A座公寓，在轰隆声中倒塌，150单位居民失去家园，48人丧生，成为大马史上最严重的塌楼事件。详文请见星洲日报，1993年12月11日。

出了很多实例，而且都朝着很明确的路向，即大马人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应该团结起来，摒弃政治、区域及内部的矛盾来完成这项创举。从教育的观点来看，作者引申“深造不必再飘洋过海，看子孙在国内成才”吸引读者。同时举出相当多的数目字，来说明这样的学院对马来西亚华人的重要性，并带出大马华人子弟受教育的前途其实还很不平安的讯息。

周维介提及作者在谈到南方学院和新纪元学院的问题，都是很尖锐的问题，但每每来到这个尖锐的接触点作者就不断追下去，令读者觉得意犹未尽（报告文学决审委员91）。但综观全文，筹办南方学院是大马华裔为子弟的教育寻求扎根的巨大社会运动，作者展现了对这一代华人秉承南大的精神来创办好南方学院的美好祝愿。文章不仅展现了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努力，也带出华人在教育上不忘记根源的努力。南院的崛起，标志华族兴学精神的再出发。多年来的一切进展，都是在“众志成城”的信念下取得的成果，可说是华社的心血结晶。

#### 四、外劳课题

孟加拉曾经是马来西亚极为重要的劳工供应国，但马来西亚政府在1996年则因为孟加拉外劳所滋生的社会问题而曾经一度决定不再引进该国的外劳。外劳视我国为淘金天堂，

不少雇主也基于外劳薪金低、不计较花红福利和工作时间，任劳任怨等多方面考量，而乐于雇用外劳来减低营运成本及提高生产力，以致外劳增幅惊人，并剥夺本地民众之就业机会。然而部分马来西亚雇主给予外劳的薪金待遇和福利几近苛刻，以致外劳的生活备受煎熬。

1996年欧阳文风“红太阳下的哭泣”是新闻性和文学性并重的一篇佳作。作者探访孟加拉外劳，并回溯到孟加拉外劳的整个历史背景。作品通过几个活生生的外劳人物及他们周围的人所发生的事，撇开外劳对我国各领域的功与过，让人们瞭解一大群孟加拉劳工离乡背井，到马来西亚谋生所经历的种种辛酸。显然的，作者在文章中融入了个人真挚的感情和对劳工的至诚关怀。他同情外劳面临的问题，因此肯定外劳对马来西亚的社会及经济所作的贡献。这是作家忧患意识的物化，主要体现在他对外劳思考与反思等方面。此“忧患意识”，来源于一种写作主体与写作客体的自觉融合而成的具有高度理性的精神本源。正是在此基础上，作者新闻从业员内在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显现出来。

作者找到很好的切入口去写人性以及外劳的问题，笔法毫不夸张渲染，也成功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然而，南方朔在评介这篇文章是认为此文的体例最为驳杂，它有新闻式的报导，有访问式的对话，甚至也还有外劳自己以第一人

称主角方式所作的叙述因而有时连叙述的客体也变得混淆起来。由于这样的缺陷，整篇文章逐更像一个拼盘，而不像是一个整体（报告文学决赛委员79-80）。

## 五、政治课题

2000首奖由刘明珍获得。她写的“忘记不是潇洒”中揭露的是当时的热门新闻“西巴丹岛事件”。2000年4月23日，马来西亚旅游胜地西巴丹岛发生一起严重的劫持外国游客事件。劫匪是菲律宾反政府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阿布萨耶夫武装<sup>4</sup>。刘明珍曾密切地追踪这个故事的整个过程和后续部分，把深入采访后得到的资料，借当事人李学良之口把挟持事件及过程带出来，其中包括菲律宾政府军和叛军间枪战的描写、当事人与其他人质之间的关系，被挟持时的困苦时光、以及逃亡的惊险过程。

此篇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值得赞赏。根据龚举善，“鲜活灵动的报告形象、本真深切的思想感情、创新自洽的文体形

---

<sup>4</sup> 该组织绑架了20名人质，除9名马来西亚的酒店职员、护林工、游客和1名菲律宾工人外，其他10人均为外国游客。事件发生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有关各方积极寻求解救人质的方案。8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应邀出面斡旋帮助解救人质，使这起长达4个多月的人质危机终于出现转机，被扣压的人质陆续获释。详文见“马来西亚劫持人质事件始末”，网址：<http://news.sina.com.cn/weekend/2000-04-28/100.html>。

式、崇高瑰丽的艺术风格显然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基本源泉和核心要素”（223）。刘明珍的笔触就像写小说一样，在转折的时候都非常流畅。所运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则相当的高明；叙述的层次井然有序，而且脉络清楚。此外，其修辞法也杰出，内容有言之有物，很深刻。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情感的把握相当的节制，没有运用呐喊的语调，而是冷静地从当事人所遭受的命运，揭示国家的安全问题、社会问题及政治问题。

此篇最精彩和细腻的部分是当事人的心理描写，其中包括李学良从一个在小岛中工作的人变成一位人质的整个心理的变化、被挟持时对家人的思念。这符合了刘真福的看法，他认为报告文学中，能体现主人公的生命本质和生命力的心理描写是最深刻的，作家应从人物的心理流或意识流中择取富有光彩、富有意义的部分，与恰当的言行描写结合，体现他的生命最大渴求的心理活动<sup>5</sup>。在此篇作品中，由于叛军不喜欢基督徒，令基督教人质为生存而心中在承认信基督教或改称是其他宗教有极度的矛盾与挣扎。因此作者细心描写了人质的心理矛盾，只因在最后挟持他们的人变成帮助他们逃亡的人之发展。

---

<sup>4</sup> 参见刘真福，《论报告文学的写人艺术》，硕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

作者也借当事人对报导的不全面不详尽，令人民看不见真相的焦急心态。潘正镛认为作者运用反讽手法，透露出了很多政治的运作。作者在最后说明为什麼“忘记不是潇洒”，因为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是在国家和领土太不安全了；李学良在回到国土后翻完所有的报纸看不到问题的真相，他再回到那个小岛的时候还是繁华一片，最后留下了一个问号（报告文学决审委员74）。

## 六、内安法令课题

邓丽萍的“只问历史的人——三代政治扣留者的故事”是2000年佳作奖，试图从三代政治扣留者的故事里面，提出他对内安法令<sup>6</sup>的见解；透过他们的故事，指“内安法令”

---

<sup>6</sup> 马来西亚内安法令，又称1960年国内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简称内安法令（ISA）。它生效于1960年8月1日，12年后（1972年）重新修订，并从该年8月1日生效至今。此法令的前身为1948年紧急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其原来的功能是为了对付当时组织武装斗争和游击战的马来亚共产党员。由于当时马共多从事地下活动，英国殖民政府要收集证据对付他们往往是件困难的事，因此就实施内安法令，允许执法者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扣留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内安法令的宗旨是：“由于国内外，有大批人士已采取行动，并且威胁进一步行动：1. 对人命和财物进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同时也使到为数相当多的公民担忧这类有组织的暴力会发生；2. 以不合法手段，设法改换马来西亚的合法政府，而这些行动危害到马来西亚的安全，国会认为有必要阻止或预防这类行动发生，所以，根据《宪法》第149条，通过了这项法令。”有关内安法令的详情，请参阅辜瑞荣：《内安法令（ISA）四十年》。（吉隆坡：朝花企业，1999。）

的成立让很多人权都被剥夺了。文章中受访的人物包括了人民党前中委兼柔佛州议员祝俊雄、尊孔独中前校长吴建成，以及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sup>7</sup>通过这三个人物，作者道出内安法令建基在人性的博弈与挑战上。

至今，“内安法令”仍是新马社会中的一个敏感课题。在新闻自由被限制的国家，作者不仅具有正直的知识份子的勇气和正义感，而且也有思想家鞭辟入里的深刻性。此篇作品的论评性文字，是主体人格与理性智慧外化的一种载体。因此焦桐认为：“这篇作品的叙述一开始就让人感觉是很有力量的，作者用一种比较的观点，去比较内安法和戒严法，去比较南非的罗德岛、台湾的绿岛和马来西亚的甘文丁，而这种手法的背后，让我感觉这位写手其实充满了使命感，使她的作品产生一种急切的感觉，以及一种深层的焦虑”（报告文学决审委员70）。

麦天枢认为：“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思通过文学手段来承

---

<sup>7</sup> 人民党前中委兼柔佛州议员祝俊雄从1967年7月31日开始，在甘文丁、麻坡和芙蓉特别监牢度过了10年，在扣留期间也丧失了公民权；尊孔独中前校长吴建成1974年3月12日被扣于《内安法令》，直到1982年5月10日获释，前后长达2981天，苦受五天五夜的连环拷问而坦然面对；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从1987年10月27日开始，到1989年4月1日，在“茅草行动”中被捕，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在霹靂州北部的甘文丁扣留营18个月。详文见辜瑞荣：《内安法令（ISA）四十年》，吉隆坡：朝花企业出版，1999年。

载，思想性就变成了文学性”。<sup>8</sup> 此篇报告文学文体所呈现出的思想性，既是作家主识独立性的外化，同时，它又以主体意识独立性的拥有为其前提。

## 结论

《花踪文学奖》在提升报告文学创作风气和发掘更多杰出的马华报告文学作者本土方面，发挥很大的功能。这10年和在这之前的报告文学作品写上了它们各自的辉煌。然而，相比之下，无疑这时期的实绩稍见丰硕。在报告文学的创作手法、生活的广度与思想深度等方面实现了对前5年同类创作的整体性超越。

90年代的部分报告文学对于这一文体精神品格的坚守，在某一层面上来说，就是指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通过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一些丑恶、阴暗、反人性、反真理的人事现象的暴露剖析，以引起人们警醒反思，指望疗救，从而完善优化社会。作品显示马华报告文学为时代而生，其价值取向与时代精神如影随形，揭匿了其中鲜为人知的暗涌浅滩，对社会真实生活从思想精神方面

---

<sup>8</sup> 参见麦天枢，“人行夜话—报告文学五人谈”，《光明日报》I，1988年9月23日。

进行了多维的文化关照，也印证着自身独特文学体式的确立及进化。

### 参考文献

邓丽萍：“只问历史的人——三代政治扣留者的故事”，《花踪文汇6》，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2003年。88-107。

[Deng Liping. “Just Ask Historical Figures -Three Generations’ Political Detainees Story”, A Collection of the 6th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2003. 88-107.]

龚举善：“论全球化语境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中州学刊》5（2007）：223。

[Gong Jushan. “On the Literariness of Reportag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5(2007): 223.]

李振源：“蜕变——在盛祭中的投影”，《花踪文汇1》，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1993年。1-11。

[Li Zhenyuan. “Transmutation: The Projection of Grand Worship”, A Collection of the 1st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1993. 1-11.]

林艾霖：“同条藤上的苦瓜”，《花踪文汇4》，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1999年。92-97。

[Lin Ailin. “Along the Fence Twirls the Bitter Gourd.” A Collection of the 4rd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1999. 92-97.]

——：“青山，总该有个答案”，《花踪文汇1》，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1993年。13-18。

[---. “Green Mountain, Should have the Answer.” A Collection of the 1st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1993.13-18.]

刘鉴铨：“第2个花季”，《花踪文汇2》，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1995年。

[Liu Jianquan. “The Second Spring Season.” A Collection of the 2nd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1995.]

刘明珍：“忘记不是潇洒”，《花踪文汇8》，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2007年。12-16。

[Liu Mingzhen. “To be Forgotten is Not Dashing.” A Collection of the 8th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2007. 12-16.]

——：“穷乡僻壤走一回”，《花踪文汇4》，萧依钊主编。  
雪兰莪：星洲日报，1999年。100-105。

[---. “Walk one to the village.” A Collection of the 4rd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1999. 100-105.]

吕坚强：“记住，我们要记住这天”，《花踪文汇3》，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1997年。125-132。

[Lü Jianqiang. “Remember, We have to Remember This Day.” A Collection of the 3rd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1997. 125-132.]

欧阳文凤：“红太阳下的哭泣”，《花踪文汇4》，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1999年。25-29。

[Ouyang Wenfeng. “Crying Under the Red Sun.” A Collection of the 4rd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1999.25-29.]

——：“我们要活下去”，《花踪文汇4》，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1999年。112-122。

[---. “We want to live.” A Collection of the 4rd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1999. 112-122.]

报告文学终审委员：“‘文学’应重于‘报告’”，《花踪文汇4》，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1999年。78-90。

[Reportage Final Review committee. “In fact ‘Literatur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Report’.” A Collection of the 4rd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1999. 78-90.]

——：“文学语言的运用和锤炼”，《花踪文汇6》，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2003年。67-75。

[---. “The Application and Refinement of Literary Language.” A Collection of the 6th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d. Xiao Yizhao. Selangor: Sin Chew Daily, 2003. 67-75.]

——：“报告文学正在萌芽”，《花踪文汇1》，萧依钊主编。雪兰莪：星洲日报，1993年。

## **The Analysis of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 Winning Reportage Work**

**Seng Yan Chuan**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Seng Yan Pi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 **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writers and the absence of inspiration, Malaysia Reportage Writing is seen to be in a slow progression. Malaysia reportage writing has begun to develop since the year 1990. Besides the selection of fiction, prose and poetry,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 also has reportage. Reportage has begun to get recognition. As a result, this action has led to enhanced and improved author reporting.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first 10 years of the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 winner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writer provided to the posterity as historical references through their elevated view, multi-level and holistic, these have greatly deepened certain industries and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of a historical period. This report includes 10 years of literature that reflects the Malaysia’s aspects of the problem. These include concerns about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ob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oncern about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education. On top of that, the phenomenon of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s and other rational connotation are further discussed. All these Malaysian society live hood issues not only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reportage. Social and cultural ecology formed by the specific era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and many other inherent existences. These have impact directly to reportage writer's contemplation of reality and commentary.

### **Keywords**

Malaysia Chinese Literature, Reportage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